



會灶財，中國廣東省九龍縣人，別號九龍皇帝，又名乞兒皇帝，又名太子道主管；先世亦居於九龍，十三世祖於九龍立國，創功業，境內昇平，治績為世稱道；後清廷擅意割讓九龍半島予英盜，曾氏皇遂一蹶不振，歷次受剿，太子道末王合一役，族人慘遭屠誅，香火更衰，灶財公為僅存餘生。灶財幼讀詩書，長於經史，更涉中外政論，但僅以書法聞名於世。灶財立冠成人後，即以光復九龍皇國為志，中興曾朝為任。數度重整族法，引譯先皇之道以佈諸天下，但為英匪迫壓，行言受阻，被迫偏安山野。灶財公屢敗屢戰，養息之餘，以其書法之長四出於九龍區立言立冊，大字街頭，佈道公眾，惜人心已遷，灶財公之言典常遭奚落，其游擊宣傳故無大效。灶財公之年歲已無可考，妻妾子嗣更是不詳，其精神狀態則眾說紛云，莫衷一是。近日灶財公立塞於大埔道，升旗樹鼓，聲威雖猶不振，但斷估似有轉機；據聞灶財公對近日地產界商人之所作所為非常不滿，以其興波作浪，將地價炒高至天文數字，曾公嘗欲於大會堂辦一地契展覽，以展示九龍半島為其祖業，為其族之屬地，但至今申請書亦未填妥，不知根由何在。

曾公之墨蹟常為九龍市民帶來歡樂；太子道九龍城一帶，常見曾公之真蹟，但市政局之清潔隊藝術水平不高，凡見曾公之墨蹟則洗擦之，市民現今遂無法細心欣賞。

灶財近日喜渡江遠遊，但所為何事，非吾人所能差量；惟灶財公一生所為，誠一奇人有餘，莫測之處豈我庸人所能斷估，如灶財公或有不測亦非意外，希文潮讀者能提供有關消息，以茲吾人編纂，投稿華僑年鑑名人錄，以為天下之鑑照，以証忠義，以啓後世；灶財公，誠現世之最後君子也！

九龍皇帝



皇帝與狗

林云人

今天下午，曾公灶財上了太平山，眼前的景像是煥然一新，自是亦生了另一番感觸。

太平山與九龍山遙遙相對，曾公如今換了處境，朝北俯覽，不見雞鳴犬吠，不見田畝青煙，只是灰朦朧的一座土敏土森林，夾雜著零零落落的廣告牌飾，左面是深水埗填海區的一塊黃泥地，右面是土瓜灣岸邊那僵直的機場跑道。

曾公見到這個景象，能不哀傷，心裡頓然刺痛起來，大好河山，今翻給人蹂躪成這個模樣，那有不痛心疾首之理。傷心之餘，淒然掉淚，初則欲泣，繼而號哭，進而呼天搶地。

曾公不哭由可，一哭就是天下顛動；曾公如今雖處境淒涼，但大大話話也是九五之尊，九龍天子，他哭的時候，不止旁人觸目，連爐峯餐廳廚房的狗也受了感召。搖著尾巴踱到曾公身旁。

這條狗碰巧也叫阿財，所以和曾公有點緣份；阿財今天在餐廳裡撞反了一堆杯碟，給大廚的棒子狠狠地打得遍體鱗傷，還差點兒給水枱的三叔一刀劈將過來，差點掉了性命；幸而四條腿爭氣，避過了這要命的一刀，跑了出來流浪，遇到了曾公，正是同病相憐，兩隻本來階級懸殊極的動物的生命有了交接，這一刻的互憐互愛是那麼突然，那麼寶貴，那麼轉瞬即逝！

要是平日兩個阿財相遇，定必互相傾軋，因為他們的利益完全敵對，灶財吃得飽，阿財硬吃不飽，相反，阿財要是將所有冷飯殘羹都掃掉，灶財這個乞食皇帝就要空著肚子去發他的龍夢。

兩個阿財心靈相通，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這一通是抽象的，旁人根本聯唔到，這一通並不能將世界改變，地球還是依原來的規矩轉，人還是人，狗還是狗。

曾公得不到旁人的同情，卻得到旁狗的憐恤，心裡更是酸了一酸，哭得就越發放任。

那條狗阿財，發覺居然有人比他的遭遇還不如。狗給人欺是非常自然的，但連皇帝也給人欺，這個世界也實在太不像樣了；但阿財卻因此而覺得世界公平了很多。

正因為人是人，狗是狗，人狗通靈誠不尋常，狗有了人性並不是好事；狗之被人欺而不知反抗，正因為缺乏了報復心；而阿財一通所得就是這報復心，是曾灶財公蘊積了幾十年怨恨之結晶。

所以阿財發惡了，突然之間四蹄飛奔，比綠怡還要威猛，一路走回爐峯餐廳，見人就咬，一時間東歪西倒，呼天搶地的不止是曾灶財一人了。

阿財這條狗一下子咬傷了十幾人，也虧它懂得擇人而噬，個個都是住在半山區的顯客豪傑。

九龍人民的作孽，現在竟報在香港人身上，天下不公平，不合理之事情莫過於此。

如果被狗咬的人是無權無勢的普羅大眾，故事即只能止於睇醫生，打盤尼西林針，冇得嘈、冇得呼；不幸現在被咬的卻是那些素來專橫惡死的上層社會成員，要追咎責任，要搵人賠湯藥，自是不在話下；但這還不止，他們還有研究如何防止這類事情發生，所以那受傷的一群惡佬惡婆還要成立一個委員會，要求輔政司正視此事，幾翻投函兩華早報，要求驅逐曾灶財及亞財出境，並要他倆日後永不准踏足港島一步。此事詳細發展容後分解！

如果事情發生在九龍半島，曾灶財公不至於會這樣無能地為人任意擺佈，因為他是九龍皇帝，不是香港皇帝，太平山不是他的勢力範圍。

亞財就更加無辜了，它是狗，沒有說話的權利，不給人道毀滅已是大命，狗永遠給人欺，這是鐵律。

曾灶財其實應學習控制一下自己情緒，才可以專心一意去物色賢士；動不動就發他的封建脾氣，曾公怎可能有多點希望。這回賢士招納不到，反而給人家再奚落一次，何苦！

究竟灶財公及亞財如何落在資產階級手上，聽下回分解！



七七年皇曆正月初七 界限街
灶財書法

會灶財的墨蹟經常弄到九龍區市政人員啼笑皆非，這回他不攜筆墨，隻身過江，跑到太平山上觀賞九龍王國風光，順帶招攬各方賢士以豐會朝羽翼，料不到生了一場意外，使幾十個香港人覺悟到此時此際的幾個大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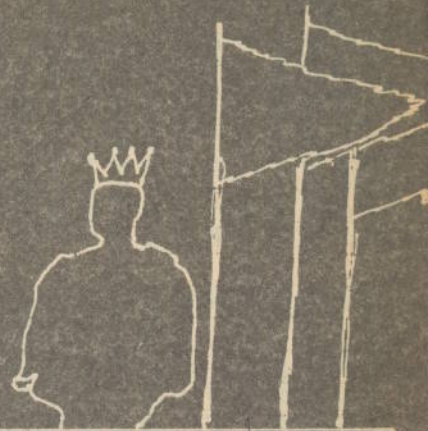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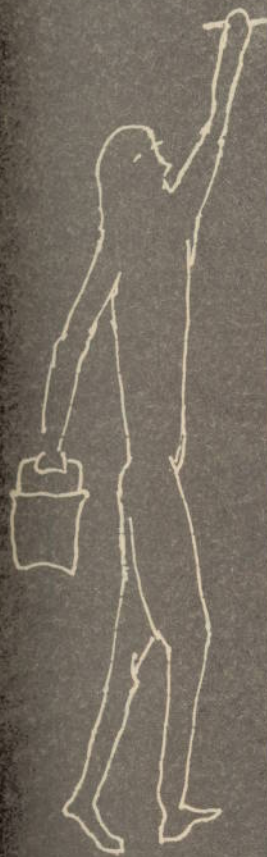
事情是這樣的：

某日曾公在大埔道九龍山上九龍宮耽坐了一個清早，心中發悶，可能晚上着了涼，龍體總是有點不暢；要計劃打發這段生意淡泊的早朝時間也並不容易，思前想後，總沒有半絲兒頭緒。

想來自從英匪霸佔了這個半島後，曾氏皇朝雖有孤家一丁廷留香火，但九龍國上下日夕受夷狄漁肉，民不聊生，孤家嘆苟存性命於亂世，這一段日子正是落難荒郊，不知何年何月才可重振雄風，再張旗鼓。現得瑟縮於此山野一角，已算英匪有點留情，安樂不足，命根子也得保了下來。前幾年還有心情溜進故國市區裡活動活動，但物價一日千里，通貨膨脹後筆墨價錢貴了數倍，遊擊宣傳戰實在很不化算；況且還要冒被那群狗爪牙抓着的險，堂堂皇帝做了人家的俘虜，蒙塵赤柱，那曾氏皇朝甚麼風光都沒有了。宣傳戰打不下去，用武又無兵無刃，除了關自己在這個山頭養息之外，還有甚麼作為？

這個皇帝就是終日希望得到一個賢相以佐功業，以輔天下，但只是始終不曾遇上，可能是日子久了，九龍國臣民已忘掉了這個聖王，有計就是只獻給港英，奉承夷族，哀哉，難道幾百年江山就要陷在老子手裡嗎？

越想就是越不對勁。



招納賢士素為興國振邦之首要手段，賢士不上來求納於孤家，孤家就無可奈何嗎？不，孤家養息了這一段日子，手脚有的是氣力，紆尊降貴一遣抓他媽的幾個知識份子回來做幕僚也不就是一個辦法，這百多萬的九龍國民眾，難道就不有幾個與孤家情投意合，可與九龍皇國與我曾氏皇朝共榮共享，在歷史上一起留下光輝的一頁嗎？

這就叫做從黑暗裡見到一曙光輝，在絕望裡尋到生機，在沙漠裡找到綠洲，在頹唐裡得到啓示。

會皇帝灶財如是就用了上午餘下來的時間盤算一個納招賢士的計劃。

當然，會皇帝不能用報紙廣告下詔徵聘賢才，也不能再用他的拿手好戲——御筆親揮，將街頭巷尾空白的地方弄得非常熱鬧——宣傳，他想出了一個方法，靈感來自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首席收視率節目，「咸濕皇帝下江南」。

往日，他縱遊九龍各地時也會遇過多小知音人，雖然大部份人當他是瘋子。這些知音人主要是從曾公的筆墨裡得到樂趣的九龍平民，尤其在往日宋皇台九龍城太子道一帶，他們都非常欣賞曾公的文章，只是曾公對他們並無好感，因為他們都是逆民，是沒有半點忠節的軟骨頭，曾公斷不會從他們裡選中一個適合的人選，所以曾公這回只得捨近去遠，渡江覓愛臣，出門之際，立下重誓，不惜三顧草廬，也得帶回一個諸葛亮回山。

當曾公打定主意，帶滿糧草，點齊行粧之後，已是午時。

平日的晚上，曾公總愛倚著大埔道的危欄嗟嘆，獨自憑欄，無限江山。眼底是萬家燈火，聲平燦爛，遠眺是那聖誕樹一般的太平山，熱烘烘的景象終年不滅，只獨曾公一人是那般孤獨，愁淚肚中流，故國不堪回首，正是一身才華無處施展，滿腹經論無地落實，只得寄情筆墨，將豪情散於大地。

皇帝與狗